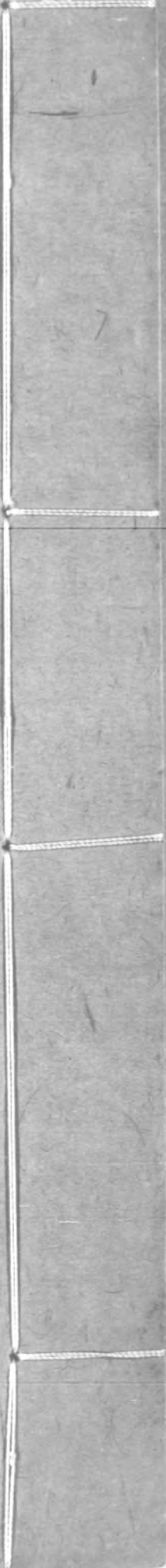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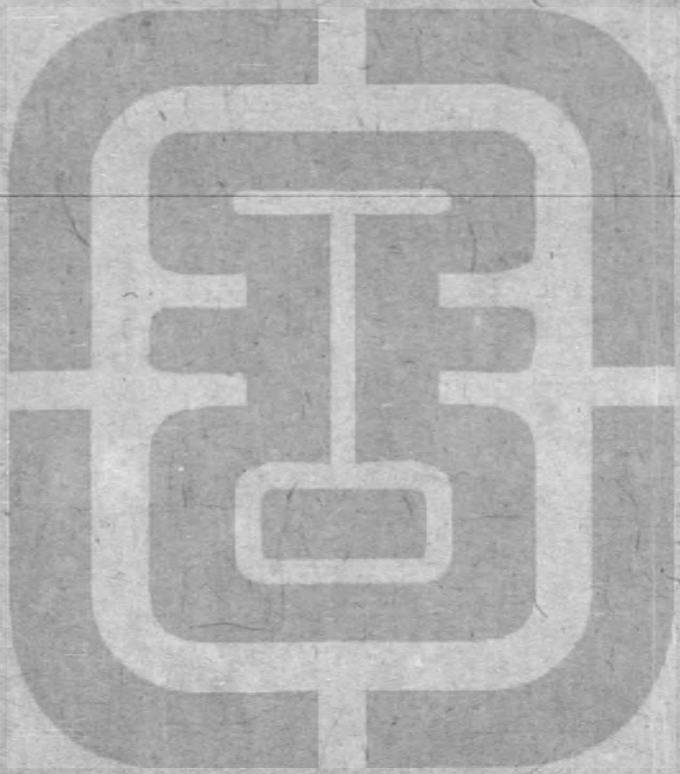


5



雅笑三

溫陵李卓吾先生彙輯

古臨姜肇昌楨熙校訂

核

或訂其所久訛或覈其所自始

行李

資暇錄曰。李字人姓外更無別義。左傳行李之往來。杜氏不寃意理。注云。行李。使人也。今遠行結束次第。謂之行李。而不悟是行使耳。按舊文

使字作岑。傳誤寫作李。使字山下人。人下子。

鼻祖

鼻祖二字。起於楊子雲反騷云。或鼻祖于汾陽。劉德曰。鼻始也。按易艮爲鼻。鼻始也。人之胚胎先受形。故謂始祖爲鼻祖。說文云。引氣自界也。从自。从界。而俗作鼻。又韻去聲毗至切。見四寘。中原韻去聲作平聲毗迷切。而俗作入聲讀。皆謬。試考四聲韻入聲中有此字否。宋劉貢父風

疾鼻塌。而蘇子瞻以顏回避孔子於塔後。里人遂目其塔爲避孔子塔。以調之。是鼻字從去之一證也。又記小說中有叔調嫂。嫂嚙其鼻。以白於官。官疑所坐。一善謔者曰。第驗其鼻尚存。則無罪矣。官曰。何也。曰。有庠之人。奚罪焉。亦是從去之一証也。

岳丈

宋孫持正云。俗呼妻父爲嶽丈。以泰山有丈人

峯也。似亦有理。而呼妻母爲泰水何耶。然晉樂廣。衛玠妻父也。所謂婦翁水清。女婿玉潤者。岳丈當是樂丈之訛耳。

碧紗籠

俗演呂文穆劇戲。題寺壁有碧紗籠詩。而不知所自也。按王播少貧。客揚州木蘭院。隨僧餽粥。僧厭苦之。飯後擊鍾。播題詩有曰。上堂已了各西東。慙愧闍梨飯。後鍾後二紀。播出鎮是邦。訪

直是嗎
醒凡夫
肉眼

向所題已碧紗籠之矣。乃續云二十年來塵撲面。如今始得碧紗籠。又寇萊公典陝日。與處士魏野同游僧寺。觀覽舊游。有留題處。公詩皆用碧紗籠之。至野詩則塵蒙其上。從行官妓之慧黠者。輒以紅袖拂之。野顧公笑。因題詩云。世情冷煖由分別。何必區區較異同。若得長將紅袖拂。也應勝似碧紗籠。

却不知
紅袖拂
是碧紗
籠帶挈
也

橘隱

每見人以橘隱名齋。意與客圍碁處也。卽竿牘中邀客手談亦嘗有用之者。不知巴邛橘中之老乃是象戲決賭固與圍碁無與。

石尤風

石尤風者傳聞為石氏女嫁為尤郎婦情好甚篤為商遠行妻阻之不從尤出不歸妻憶之病臨亡長嘆曰吾恨不能阻其行以至于此今凡有商旅遠行吾當作大風為天下婦人阻之自

有情風致

李本堂太史語余云漢嚴尤字子石石尤二字其來必古但不得其義耳

後商旅發船值打頭逆風則曰此石尤風也婦人以夫姓為名故曰石尤近有一榜人自言有奇術恒曰與我百錢吾能返此風與之風果止後人云乃密書我為石娘喚尤郎歸也須放我舟行十四字沉水中。瑯環記然按婦人以夫姓為名非也乃以夫姓為姓而以己姓為名耳衛夫人自稱李衛管仲姬小印曰魏國夫人趙管皆是也然則石氏婦亦當言尤石耳

蟾蜍

人言月中有蟾蜍。以爲蝦蟇也。及攷張衡靈憲曰。羿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嫦娥竊之以奔月。將往。枚筮之。於有黃。有黃占之曰。翩翩歸妹。獨將西行。逢天晦芒。毋驚毋恐。後且大昌。嫦娥遂托身於月。是爲蟾蜍。然則蟾蜍卽嫦娥耳。酉陽雜俎云。長慶中。有人中秋見月光屬於林間。如匹練。射金背蝦蟇。疑是月中者。然則段成式亦以蟾蜍爲蝦蟇也。

霧行

世傳三人俱冒重霧行。一人無恙。一人病。一人死。問其故。則無恙者飲酒。病者飽食。死者空腹。人皆知之也。而不知其人爲王肅。張衡。馬均。見博物志。

荒歉饑饉大儉

穀梁傳曰。一穀不升謂之歉。二穀不升謂之饑。

三穀不升謂之饑。四穀不升謂之荒。五穀不升謂之大侵。今荒歉饑饉。饑饉大侵皆渾用。

爆竹

神異經曰。西方深山中。有人長尺餘。犯人則病。寒熱。名曰山臊。人以竹著火中。爆竹有聲。而山臊驚。又歲時記曰。爆竹燃草。起于庭燎。宋范文穆村田樂府。爆竹行其序曰。此地郡所同。而吳中特盛。惡鬼蓋畏此聲。其詩曰。歲朝爆竹傳。

說得岸

自昔吳儂正用前五日。食殘。豈粥掃罷。塵截箭。五尺煨以薪。節間汗流大力透。健僕取將仍疾走。兒童却退避其鋒。當階擊地雷。霆吼一聲兩。聲百鬼驚。三聲四聲鬼巢傾。十聲百聲神道寧。八方上下皆和平。却拾焦頭疊床底。猶有餘威。可驅厲屏除藥。裹添酒杯晝日嬉。游夜濃。雖然則爆竹皆截竹。投火爆响以驚鬼。至宋時猶如此。今以紙爲之。縛火藥其中。令响。蓋做炮鉉之。

制。謂。之。紙。炮。則。是。而。槩。曰。爆。竹。則。非。制。矣。

寒食清明

世人皆以清明寒食爲一日混用事非也。荆楚歲時記曰。去冬至一百五日。卽有疾風甚雨。謂之寒食。據曆合在清明前二日。亦有去冬至一百六日。然寒食之名。起於禁火。故謂冷節。又謂禁烟。乃琴操則云。晉文公哀介子綏焚歿。令人至月五日不得舉火。後漢周舉傳則云。太原一

郡舊俗以介子推焚骸。有龍忌之禁。至其亡月。咸言神靈不樂舉火。由是士民每冬中。輒一月寒食。莫敢烟爨。舉爲并州刺史。乃作吊文。置子推廟。言盛冬去火。殘損民命。非賢者之意。宣示愚民。使還溫食。則所謂寒食。又是冬中。可竟用爲清明耶。初學記云。周書司烜氏。仲春以木鐸狗火。禁於國中。注云。爲季春將出火也。今寒食準節氣。是仲春末。清明是三月初。然則禁火並

周制也。此說較是。是寒食清明自不同。時清明取新火。乃取榆柳之火。以領陽氣。正所謂鑽遂改火耳。乃墓祭則以寒食。今皆以清明矣。唐開元勅寒食上墓。禮經無文。近代相沿。寢以成俗。編入五禮。永爲定制。是一據也。

急急如律令

資暇錄曰。符呪之類。急急如律令者。人以爲如飲酒之律令。速去不得滯也。一說漢朝每行下

之書。皆曰如律令。言非律非令之文書。行下當亦如律令。故符呪有如律令之言。按律令之令。宜平聲。讀爲零律令。是雷邊捷鬼。此鬼善走。與雷相疾速。故云如此鬼之疾走也。

破瓜

呂洞賓謁張洎留詩云。功成當在破瓜年。俗以破瓜爲二八字。洎年果六十四。卒見談苑。是破瓜卽二八也。而不知者竟以破瓜爲女子破身。

至填詞者云未破瓜。剛二八。則悖甚矣。

無恙

風俗通曰。無恙。俗說疾也。凡人相見及書問者。曰無疾耶。按上古之時。草居露宿。恙。噬蟲也。食人心。故相榮問曰。無恙乎。非為疾也。容齋隨筆云。公孫弘傳云。不幸罹霜露之疾。何恙不已。顏師古註恙憂也。何憂於疾不止也。禮部韻畧。訓恙字。亦曰憂也。初無訓病之義。蓋既云罹疾矣。

據說解

不應復云病師古之說甚為明白。而世俗相承。至問人病為貴恙。謂輕者曰微恙。心疾為心恙。風疾為風恙。根著已深。無由可改。

捷皂旗

吳俗謂畏內者皆曰捷皂旗。而不知所解。且有指玄武之侍衛執皂旗者以相嘲。不知北方屬水。故旗從黑耳。原無畏內之義。及見列仙傳云。劉綱與妻將飛昇。庭前有皂旗。妻令綱上樹。

數丈方能飛。按綱妻卽樊夫人。仙道少遜于妻故也。楊用修集云。今世畏內者曰上皂筴樹。此亦有所本也。然則吳俗又訛皂筴爲皂旗耳。

濫觴

家語三恕篇。孔子謂子路曰。夫江始于岷山。其源可以濫觴。及其至於江津。不舫舟。不避風。則不可以涉。是濫觴言其始出之微也。濫卽泛言其微。可以泛觴。猶流觴浮杯之義也。唐明皇孝

此考是
的義

經序氓絕于秦。得之者皆煨燼之末。濫觴于漢傳之者皆糟粕之餘。用濫觴甚善。近世乃指爲末流之弊。每云至今日而濫觴極矣。豈不甚謬。蓋因濫字而直以爲滔蕩之類耳。

押闔

押音擺。韻會注開也。廣韻條也。鬼谷子書三卷。首有押闔篇。戰國押闔揣摩。押之者開也。闔之者閉也。本作押讀。今人不知。而書作押。遂讀爲

神闡誤甚。

蝴蝶

譚子化書曰朽麥化為蝴蝶。又搜神記曰麥之化為蝴蝶也。羽翼生焉。眼目成焉。心智存焉。此自無知化為有知而氣易也。文人因此遂謂蝴蝶為麥所化。余齋前香楸樹上多蟲。其形酷似蚕。大小亦類。但色正青耳。蝕樹葉至盡。遂緣窓櫺間吐絲作殼。友人曰是待化矣。余曰知其化

絲理且
有証

何物。友人曰不知也。余曰凡蟲之屈伸者豈化為有翼之物。蚕之為蛾是也。此非蛾即蝶耳。旬日視之。果化一大蛺蝶。文采可玩。友人曰凡葉蟲皆化白蝶。以此證之。果屈信之類皆化為有翼也。後入南見田野多種藍。民早灌。曰藍多蛙蟲食葉。故澆之耳。後藍既茂。則黃蝶滿園矣。皆蟲所化也。然則麥豈能化蝶。以麥既朽。陰濕而生蟲。若溷蛆狀。此亦屈伸者。故久亦蛻而化蝶。

耳非麥能化蝶也。

健羨

史記自敘至於大道之要。去健羨。黜聰明。如淳注曰。知雄守雌。是去健也。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是去羨也。蓋說文健訓仇羨。訓貪欲。故耳。今乃以為稱美之辭。曰健羨。健羨。殊失之。

名諱

按韻會注。生日名。死曰諱。左傳申繻曰。周人以

諱傳久
矣此中
大能別
白

諱事神。名終將諱之。蓋既死則諱其生前之名。故曰諱則名諱之別久矣。今御祭文亦曰皇帝御名。及廟號則曰廟諱。曰御諱。即試場中諱紙。凡在天。諸聖及

宗藩皆曰諱。今

上及見在諸王皆曰名。是名諱二字。亦了然易曉。乃問人之各曰尊諱。自道其名曰賤諱。至作生祠去思碑記。送行上壽賀章。有稱公諱某者。

是直以死待之也可笑每廣衆中見人道不已恐其間有識者不覺肌生粟。

起復

今人凡服闋皆言起復不知起復乃是奪情耳。綱目唐太傅房玄齡以母憂罷職未幾起復本職談錄李宗諤云先公周顯德末翰林學士起復裹素紗軟脚幘頭黥紫公服每入朝猶佩金魚袋或曰魚袋以金爲飾亦身之華也居喪奪

情不當有金寶之飾公遽謝不敏龍川志富鄭公韓魏公同在中書鄭公母老矣一日語及故事宰相有起復視事者魏公曰此非朝廷盛事已而鄭公居母憂朝廷屢詔起之上章三辭然則起復二字原指喪服未終者而言若服制已闋又何起復之有

窀穸窆

今世每于葬事連用窀穸字而不知所爲按釋

二語
新得

名曰下棺曰窆。又左傳趙子病告大夫曰唯是春秋窆窆之事。注窆厚窆夜厚夜長夜也。然則窆窆可連用而乃連用窆窆當云厚下棺則不通矣。

佞子

有佞子者。家貲萬金。而少小不從父語。臨亡欲葬山上。恐兒不從。倒言葬我渚下。石殯上。佞子曰。我由來不奉教。今當從此一語。佞子前漢

人也。見太平御覽。而今說者皆誤。謂郭璞以其葬亦在金山水中也。

楚襄王

自古言楚襄王夢與神女遇。以楚詞考之。似未。然高唐賦序云。昔者先王嘗游高唐。怠而晝寢。夢見一婦人曰。妾巫山之女也。為高唐之客。朝為行雲。暮為行雨。故為立廟。號曰朝雲。其曰先王嘗游高唐。則夢神女者。懷王也。非襄王也。又

此誤矣。余時有覺忽。觀此大。豁有字。

神女賦序曰。楚襄與宋玉游於雲夢之浦。使玉賦高唐之事。其夜王寢。夢與神女遇。王異之。明日以白玉。玉曰。其夢若何。王對曰。晡夕之後。精神恍惚。若有所喜。見一婦人。狀甚奇異。玉曰。狀何如也。王曰。茂矣美矣。諸好備矣。盛矣麗矣。難測究矣。環姿瑋態。不可勝讚。王曰。若此盛矣。試爲寡人賦之。夫曰。明日以白玉人君。與其臣語。不當稱白。又其賦曰。他人莫覩。王覽其狀。望余

帷而延視兮。若流波之將瀾。若宋玉代王賦之。如王之自言者。則不當自云他人莫覩。王覽其狀。旣稱王覽其狀。卽是宋玉之言。又不知稱余者誰也。以此考之。則其夜王寢。夢與神女遇者。王字乃玉字耳。明日以白玉者。以白王也。王與玉互書之耳。前日夢神女者。懷王也。其夜夢神女者。宋玉也。襄王無與焉。從來枉受其名耳。沈

微透可
寶齋

中筆按神女賦如舊本甚不順。以王玉二字互

易之。便了然無疑。且如王對曰亦非倫。作玉對
乃是耳。東吳張伯起刻文選纂註。遂依此更之。
行于世。

五奴

蘇五奴妻善歌舞。亦姿色。能弄踏搖娘。有邀迓
者。五奴輒隨之前。人欲其速醉。多勸其酒。五奴
曰。但多與我錢。雖吃飽子亦醉。不須酒也。今呼

高妻者為五奴自蘇始。

崔令欽
教坊記

漢壽亭侯

今人見關雲長為漢壽亭侯。每以漢為國號。而
直稱之曰壽亭侯。卽博雅家亦時有此。其謬起
于三國演義。演義云。曹瞞鑄壽亭印。貽之而不
受。加以漢而受。曰吾降漢也。此齊東野人之語。
讀者不察。遂為所誤。按漢壽地名。亭侯爵名。漢
有亭侯。鄉侯。通侯。如孔愉為餘不亭侯。鍾繇為
東武亭侯。先王為宜城亭侯之類。蜀志大將軍

目仍之
遂至于
一
自
洗
為
大
美
眉
行

核
曹。禘。會。諸。將。于。漢。壽。則。漢。壽。亭。侯。猶。言。漢。壽。之。亭。侯。也。豈。可。去。漢。字。而。以。壽。亭。爲。侯。名。耶。金。陵。雞。籠。山。關。廟。內。題。主。曰。漢。前。將。軍。漢。壽。亭。侯。之。神。本。自。了。然。余。則。謂。當。于。外。額。亦。加。一。漢。字。曰。漢。漢。壽。亭。侯。之。祠。則。人。人。洞。曉。矣。不。然。其。謬。醜。何。時。而。已。卽。所。稱。降。漢。一。語。亦。甚。不。通。操。挾。天子。耳。未。嘗。慕。漢。而。稱。魏。至。丕。始。禪。乃。更。國。號。則。當。時。并。操。亦。是。漢。臣。有。何。漢。之。可。降。而。生。此。蛇。

足。耶。今。人。喜。言。關。公。大。節。遂。以。此。爲。美。談。如。痼。疾。不。解。不。知。其。爲。陋。也。余。每。見。人。稱。壽。亭。及。稱。人。名。爲。尊。諱。者。必。爲。寒。酸。軟。並。揭。此。二。條。看。之。通。衢。恐。或。嫌。爲。好。事。未。果。耳。然。演。義。誤。人。不。止。一。事。自。有。桃。園。之。說。而。海。內。每。見。有。蓋。三。義。廟。者。並。塑。先。主。及。關。張。二。像。于。上。君。臣。之。義。系。矣。關。張。義。士。也。死。者。有。知。其。安。乎。哉。

院本止四折。其中~~有~~餘情。難槩入四折者。則又有楔子。楔子止一二小令。非長套也。其牌名止有賞花時端正好耳。四折首必仙呂。末必雙調。中二折雜用。此一定之規也。亦有二三折先用雙調而末用別調者。其變耳。十不得一也。人見余雜劇而疑余折數少者。余曰。此元體不可多也。又或有詰之者曰。西廂何以二十折。不知西廂是五本。正是四折之體。故每四折完。則有

題目正名四句。如老夫人閑春院。崔鶯鶯燒夜香。俏紅娘傳好事。張君瑞鬧道場。是也。是一本之體已完。故亦小具首尾。前有賞花時二段楔子也。游蕪中原首折仙呂也。梵王宮殿月輪高。末折雙調也。而尾聲終則又別取一韻以絡絲娘煞尾結之多。爲承上接下之詞。以引起下本。如只因閉月羞花容貌。幾致得剪草除根大小。爲下飛虎張本是也。考元劇有一事而各爲數

此是醒
迷語
自明

本者則情同而本異。如李亞仙陳琳魯護之類。余紅拂亦然。有數本而共衍一事者。則情聯而本分。如西廂之類。余所未脫稿吳保安亦然。人自目前草草忽過。不知其體。而妄作妄議。止可爲識者一笑。新坊刻以題目正名。及絡絲娘煞尾爲贅。而刪之則尤可笑。又不識何物。而有存。有去則更可笑。又北曲無別脚。止末旦外淨末。卽南曲之所謂生也。有副之者。則曰冲末卽南

曲之小生也。末粧秀士。或稱細酸。或稱酸旦。有冲旦卽南之貼口。有外旦。是外所扮卽南老旦。至今西廂舊本。首折猶有外扮老夫人可考也。外粧官人則稱狐。粧老姆則稱卜。粧村老則稱孛。而淨粧旦則稱花旦。或稱茶旦。粧盜賊則稱邦。搥之止。是四脚色。而異其名。唱者止一人。非未卽旦。其有前後另是人名。而亦唱者。是卽以末旦脚色換扮之。易名而不易人也。餘人不唱。

一句卽冲末冲旦亦無唱者此自北曲之體如此今填詞家以南名入北本有生有丑等字既已非倫而一折之中更唱迭和悉失北本一人爲椿之法使深於演北之優人固知其不可當場也反有疑余所度者若何止四折若何止一大唱若何無生而止末若何有狐上等爲何物刺刺問余余安能人辨之而人解之先輩云王敬夫習三年唱曲乃度曲余謂猶少習三年做

戲詳書此以俟觀者自理會

三養

司馬溫公真率會相約食品不得過五子膽在黃州與鄰里往還于膽旣絕俸而往還者亦多貧復殺而爲三自言有三養一日安分以養福二日寬胃以養氣三日省費以養財此東坡無聊而詭作好語以自諱也世之鄙吝者輒以此爲美談談矣觀其與李公擇書云僕行年五十

段段妙
境西湖
中直得
有此

始知作活大要是。慳耳而文之。以美名謂之儉。
素。卽是此意。又守杭日。春時每遇休暇。必約客。
湖上早食。于山水佳處。飯畢。每客一舟。令隊長。
一人各領數伎。任其所適。晴後鳴鑼集之。復會。
望湖樓。或竹閣。極歡而罷。至一二鼓。夜市猶未。
散。列燭以歸。城中士女夾道雲集而觀之。故其。
詩云。游舫已粧吳。榜隱無衫初。試越羅新。又云。
映山黃帽螭頭舫。夾道青烟雀尾爐。其富麗之。

狀可想。豈留心。二養者耶。有歌舞伎數人。每留。
賓客飲酒。必云。有數個搽粉。虞侯欲出來。祇應。
此。恐非食不過五之筵席也。乃以東坡爲口實。
者。正當爲東坡之鬼揶揄。

兒女語

世人見西廂記聽琴。有聲壯聲低之語。嘆爲絕。
妙。而不知所自。按韓退之聽琴詩曰。昵昵兒女。
語。恩怨相爾汝。劃然變軒昂。勇士赴敵場。西廂

兒女語小窓中喁喁正出于此。然恩怨相爾汝。無限意味不止小窓中喁喁也。歐陽文忠嘗問東坡琴詩何者最佳。東坡以此詩答之。公言此詩最奇麗。然自是聽琵琶詩。非聽琴詩。東坡退而作聽杭僧維賢彈琴詩。然則卽韓詩猶有議者。况西廂乎。世人耳食。知有夜郎王耳。

客星

世人但知客星犯帝座之語。而不知客星爲何星。按客星有三。一曰老子星。乃古之有壽德之人。非李耳之老子也。二曰國皇星。乃國星也。不知爲何國人。三曰溫星。其性溫。乃古之有操行者。此三星帝命之爲客星。錯出乎五緯之間。其見無期。其行無度。

霓

霓人聲五歷切。在錫韻。沈約作郊居賦。示王筠。讀至雌霓連蜺。約撫掌大笑曰。僕常恐人呼霓。

直是吟
音扶

作平聲。按說文云。虹。蜺。蜺也。雄曰虹。雌曰霓。色鮮盛者為雄。闇者為雌。故曰雌霓。

婦人萬福

今人見婦人之拜異于男子而不知其故。孫甫唐書曰。武后欲尊婦人以屈膝為拜而稱萬福。又宋太祖嘗問趙普拜禮。何以男子跪。婦人不跪。偏問禮官無有知者。王貽孫曰。古詩云。長跪問故夫。即婦人亦跪也。唐天后朝始拜而不跪。

雖出武
后亦有
自來

普問其所出對曰。日出大和幽州從事張建國渤

海圖記

明器

禮檀弓曰。孔子謂為明器者。知喪道乎。其曰明器。神明之也。蓋塗車芻靈。自古有之。明器之道也。謂為明器者。善為備者不仁。為其像人而用之也。備者。是偶人有面目似生人者。孔子善古而非周。蓋周官冢人反葬。言鸞車像人。其事始

於周也。今直以偏號爲明器誤矣。又有誤以明爲冥者則尤可笑。

絕糧

人皆知孔子在陳絕糧耳。讀墨客揮犀及小說撫遺云。孔子去衛適陳。子貢子路從。道逢採桑婦。孔子曰。南枝窈窕。北枝長。婦曰。夫子行陳必絕糧。孔子不答。而徐行。婦復曰。九曲明珠穿不過。回來問我採桑娘。及至陳。果絕糧。陳王以九

何物裙
釵乃爾
靈慧

足認善
悟

曲珠。俾孔子穿之不得。意謂採葉婦有先見焉。使子貢子路返而詢之。至採桑所。婦無覓矣。但見柴間聚泥一。踰尺許。又聚泥三。子貢曰。葉者木也。泥者土也。木旁有土。其杜姓乎。旁復有三。意者前村有杜三娘乎。適樵者過。子貢曰。前村可有杜三娘乎。樵者曰。蘆塘荻渚。遶華屋。瑤草疎花。傍粉墻。行過小橋流水北。其間卽是杜家庄。二子如其言。獲見三娘焉。二子述前事。三娘

若果有此則春
秋間隱
君子流
耳為婦

筦爾而笑曰。此無難。塗絲以脂。繫蟻以腰。使徐
徐度之。如不肯過。以烟薰之。二子得其術。以告
夫子。如其言。以穿九曲之珠焉。二家所載。微有
同異。大畧若此。此雖齊東之言。然寔是人所未
聞。而婦與稚皆作韻語。七言詩。何必始自栢梁
也。可為笑端。大明一統志。孔子絕糧處。在今河
南陳州界地名桑落。宋劉敞詩云。四海棲棲一
旅人。絕糧桑落外。生隣自是天心勞。木鐸豈關

陳國有愚臣

大比

今三年一鄉試。謂之大比。不知其語不侔也。禮
記小司徒三年則大比。使天下簡閱民數財物。
豈是校士耶。

火宅僧

唐鄭熊番樞雜記云。廣僧有室家者。謂之火宅
僧。今道士有妻。謂之火居道士。亦是此意。陶穀

清異錄云大相國寺有妻曰梵嫂亦曰房老

酒戶

今人謂能飲酒者為酒戶。不知其名亦古。唐人飲多者為大戶。飲少者為小戶。故樂天詩云。戶大嫌甜酒。才高笑小詩。

茶

宋人劇談茶品。然動輒言餅。最上品為大小龍團。其法云。既蒸而研。合諸香以為餅。想今之香

茶餅是其遺製也。然則豈有佳茶耶。古亦自有不今若者。

妝妝粧

今人書梳妝字。類作妝字。而不知其誤。按妝音米。宋玉招魂云。秬妝蜜餌。有餌隄。注。秬妝即環餅也。唐時重九作糙妝。然則與梳妝何與。而渾作耶。蓋妝粧二字通用。既誤其庄。旁米又誤其引。旁女遂混。而書作妝耳。其實妝自妝。妝自妝。

尚書
妝字見

也。

榼

說文云。榼。酒器也。魏后多奇寶。有瑪瑙榼。容三升。今人以菓穀餉人。皆曰酒榼矣。

緣木魚

孟子曰。緣木求魚。雖不得魚。無後災。人以為緣木必無魚矣。不知世亦自有緣木之魚。按東齊記云。蜀有鮒魚。性善緣木。聲如兒啼。

青雲

今世以登仕路者為青雲客。謬也。按京房易古青雲所覆其下必有賢人隱逸。民傳嵇康早有青雲之志。陶弘景見葛洪方書曰。仰青雲。暗白日。不見為遠矣。皆指在下者言。史記伯夷傳。非附青雲之士。烏能聲施後世。言伯夷顏回得孔子而名彰。亦是聖人在下位者。自宋人用青雲字于登科詩中。遂誤至今。

當參須
賈言

秦始皇
知瓜冬

實儒者
心多疑

吉豈非
明主

儒者凡
談說此

等事原
可厭宜

坑秦始
百難其

人耳

坑儒

人皆知秦坑儒而不知何以坑之。按衛宏古文
奇字序秦始皇密令人種瓜于驪山礪谷中温
處。瓜實成使人上書曰。瓜冬實有詔下博士諸
生說之。人人各異。則皆使往視之。而為伏機。諸
儒生皆至。方相難不決。因發機。從上填之以土
皆壓死

饑瓜亭

聞見錄呂文穆蒙在龍門讀書。一日行伊水上
見賣瓜者意欲得之。無錢其人偶遺一枚公悵
然取食之後作相買園洛城東南下。直伊水起
亭以饑瓜為名。不忘貧賤也。今優戲中有此亦
是實事

心織

張著翰林盛事云。王勃能文請者甚眾。金帛盈
積。人謂心織而衣。筆耕而食。今人但知用筆耕

王勃在
誰是衣
公及母

而不知心織之語尤新。

雋永

今人評文者多曰雋永知其為味之長而已而不知所自按蒯通論戰國說士權變亦自序其說號曰雋永師古注曰雋肥肉也永長也言所論甘美而深長也

此等宜洞察

匆匆

世稱匆匆不知所由按說文匆者州里所建之

旗象其柄及三游之形所以趣民事者故匆遽者稱為匆匆

胡亂

五胡亂華之曰漢人之避兵者凡事皆倉卒為之不能完備則相率曰胡亂且罷謂備一時之急也見秘書今人凡事苟且者稱胡亂始此

家書抵萬金

王筠久在沙場一日偶得家書曰抵得萬金耳

世言家書抵萬金本此

拜禮

古者拜禮非持首至地然後為拜也。凡頭俯膝
屈手動皆謂之拜。按周禮辨九拜之儀一頓首
二稽首三空首四振動五吉拜六凶拜七奇拜
八褒拜九肅拜。注稽首拜頭至地頓首拜叩頭
地也空首拜頭至手也振動以兩手相擊也奇
拜一拜也褒拜再拜也肅拜俯下即今之揖也

只此只
濼群疑

何嘗專以首至地為拜也。乃知禹聞善言則拜
如揖之類是也。豈僕僕之謂哉。今人或以頓首
施於卑下不知拜頭叩地豈卑下之所安平。叢書

堯舜禹慶

堯有聖德封於唐。夢攀天而上。舜耕於歷山。夢
睂長與髮等。遂登庸。夏禹未遇。夢乘舟月中過
而後受虞室之禪。見紀年譜。然則三聖皆有佳
兆世不知也。

東方朔母

張少平妻田氏。少平卒後，累年寡居。忽夢一人自天而下，壓其腹，因而懷孕。乃曰：無夫而孕，人聞棄我也。徙於代，依東方。五月朔旦，生一子。以其居代東方，名之東方朔。或言歲星精，多能無不該博。獨異志。舅倩之奇，人能知之。始生之奇，以及其母之姓氏，人不知也。

四時天

今人凡於天，槩稱蒼天。昊天，旻天，上天，而不知亦有分別。按爾雅：春爲蒼天，夏爲昊天，秋爲旻天，冬爲上天。於春言色，於夏言氣，於秋言情，於冬言位，相備也。

井觀

今人以坐井觀天爲常語。蓋出於韓昌黎云：坐井而觀天，曰天小者，非天小也。所見者異也。而不知尸子有云：自井中視星，所見不過數星。自

數語儘
可有味

丘上以望。則見始出也。非明益也。勢使然也。私
心井中也。公心丘上也。尸子較韓更近古。而世
無有用井視星者。

鳩

詩卷興
耳非响

詩鵲巢鳩居。註以美鳩性拙。以興女子之德純
一。乃埤雅云。鶉鳩陰。則屏逐其婦。晴則呼之。語
曰。天將雨。鳩逐婦。然則鳩亦薄倖徒耳。

五風十雨

俗諺言太平之世。五日一風。十日一雨。此語出
王充論衡。又鹽鐵論周公之時。風不鳴條。雨不
破塊。旬日一雨。雨必至夜。京房易候。十日一雨。
歲凡三十六雨。時若之應。則其來又遠矣。

雜書難信

凡考據固宜精。尤宜確。若穿鑿以示異。無取也。
俗諺城門失火。殃及池魚。楚國亡猿。禍延林木。
蓋皆謂無端而波及之意。以救火當竭池水。索

數可考
其正法
門語

猿必踐林木也。而廣韻則云有池仲魚者。城門失火燒灰。故云然。則林木豈亦人名耶。或果有池仲魚爲火燒。而此諺決不由此也。又落霞與孤鶩齊飛。是滕王閣詩序警句。謂霞之落。恰與鳥同飛。故風景可思耳。而或有謂落霞是水中小鳥者。兩鳥齊飛。句頗無味。攷之落霞固是鳥名。而此句決不指鳥也。莊子林回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林回雖不知何許人。而其爲人名。

無疑者。乃註之者。有謂林中逢回祿。故曰林回。記馮開之先生曾譚及此。余戲曰。若如此解。莊子之林回。卽詩家之野燒。開之爲之大笑。諸如此類。皆穿鑿可笑。世所行訂訛考誤之書。頗有此。

十端

夏英公鎮襄陽。遇赦。賜致仕高年束帛。時胡大監旦。替廢在襄英公。選縑十疋。贈之。胡得縑。以

此亦是
鹽用心

手捫之曰。寄語舍人。何寡聞如此。奉還五疋。請
檢韓詩外傳及服虔賈誼諸家所解束帛。自可
見證。英公檢之。果見三代束帛束修之制。十脰
之脯。其實一束也。束帛則卷其帛爲二端。五疋
遂見十端。夏少沮湘山野錄然則二端乃是一疋。今
書禮車者以一疋爲一端。謬矣。猶雞言兩翼。鵝
言兩掌。皆一隻也。曾記友人。有以十蟹餉有司
者。友人亦雅士。遂書其刺二十。螯有司受之。別

而出。忽聞詬詈之聲。輿皂旁午言所送。止得十
蟹。而官人閱刺。乃二十。疑有匿之者。友人大笑。
爲更買十蟹。益之。古義之不可行於今也久矣。
牽牛

牽牛娶織女。借天帝錢二萬下禮。久不還。被驅
王宮室中。見荆楚歲時記。世但知織女嫁牽牛。
牽牛之取親負債也。

